



延安 胜可游



散文集

● 银笙 ● 陕西人民出版社

散 文 集

延安胜可游

银 笙

陕西人民出版社

散文集
延安胜可游
银 笙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5印张 11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4—00066—8/I·18

定价：1.20元

我与银笙认识已有十几年了，说来也算是老熟人，其实，真正见面不过匆匆的七、八次，我对他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文字——他的作品及他的来信。

表面上看，银笙同志决不似“笙”那样纤巧，而是地道的陕北型——墩实的身材，厚朴的面庞，以及表情并不那么丰富的神态，说话时从不“口若悬河”，而是字斟句酌，实实在在。只有偶然的瞬间，眼睛里会流露出些许散文家的激情。

银笙的主要事业是编《延安报》。正如勤劳的农人在耕作之余总爱栽一院鲜花果树一样，在繁忙的编报工作间隙，他总忘不了端起“银”的“笙”，吹奏一支支无声的黄土高原的赞歌。那韵律如此富于色彩感：大漠的金黄，盐海的澄碧，延安雪白若鹅羽，佳县枣红如玛瑙，黄帝陵上古柏苍翠，崖畔坡上葵花皎黄……

1978年底，陕西人民出版社准备为本省中、青年作者编一套丛书——《秦岭文学丛书》，银笙作为有一定特色的作者之一，被列入组稿对象，我国

此向他发出了约稿信。回信很快就来了。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寄来作品，而是十二万分诚恳地表示，他还需要磨砺，需要积累。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不能不说是十分珍贵的，令不少同志感动。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当这个集子编起来时，《秦岭文学丛书》的出版工作已告结束。这本书虽未能成为《丛书》家族的一员，但我想，这并不令人感到遗憾。因为比起当年，银笙的散文确有了长足的进步。首先，他创作的视野大大开阔，除去传统的延安题材外，他更涉足于延安数千年的历史、圣地欢乐的今天、陕北的古迹文物、高原的奇观胜景，从而使他的笔有了纵横驰骋的余地。其次，他对散文这种文体的驾驭更加自如。从选题立意，到谋篇布局；从拟事寄情，到泼洒文字，无不显示了新的力度。这力度不仅靠了才思，更靠了呕心沥血的锤炼。

当这本集子即将问世之际，我衷心祝贺作者已取得的成绩，并希望那支银色的笙，将吹奏出更新更美的心曲。

琬 承

目 录

小引	琬 承 (1)
延安胜可游	(1)
绿色梦幻曲	(10)
枣乡拾零	(13)
明珠·向往·结晶	(17)
“飞”起的黄河	(26)
黄陵写生	(30)
启示和思念	(47)
龙眼速写	(53)
沙棘，果中之王	(57)
山乡一隅	(60)
画山绣水	(65)
延安雪	(72)
老槐絮语	(86)
甜	(95)
沙漠的河流	(99)
心声	(102)
小楼遐想	(105)
盐池	(109)

山，是富有的·····	(113)
写在延河的乡情·····	(117)
长城秋色·····	(122)
葵·····	(129)
告别·····	(134)
土黄色的·····	(139)
枣园紫丁香·····	(142)
窑洞·南瓜·····	(150)
柳荫下的怀念·····	(157)
山线·····	(165)
羌村觅踪·····	(170)
花魂·····	(173)
深山藏古寺·····	(176)
游将军墓·····	(178)
冬雨·····	(180)
望江楼翠竹·····	(182)
南国早市·····	(186)
草堂·····	(188)
我踏过昆明湖的冰·····	(192)
嘉陵石·····	(195)
蝎子轱辘·····	(198)

延安胜可游

延安，是同“革命”一起被书写在历史的大书中的。她曾经是把鲜红的血液流通到千百条革命道路的心脏，是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司令台。然而，你可知道，她还是一座悠久的历史名城呢。

循着悠远的路

偶翻《延安府志》，我突然看到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写的一首诗：“种柳穿湖后，延安胜可游，远怀忘泽国，其赏即赢洲……”热情的诗句，真实的描写，立即吸引了我。我喜欢回顾历史。站在历史长河的堤岸上去追根溯源，总感到有一层朦胧的尘雾阻隔着眼线。可是，当你临近古迹，见物触情，千百年前的古人往事犹若眼前。那当儿，你能回顾，能思索，能审视，能仔细玩味历史巨书中的动人篇章，这是一桩沉香醉人的趣事。

早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在延安这一带就建为上郡，后魏改为金明镇。隋朝初年，以延水取名为

延州。唐、五代、宋、元等许多朝代，又被称为肤施。

肤施是什么意思呢？说是很久很久以前，尸毗王为了修道，来到延安城东的清涼山上。他心地善良，同情众生在人间所受的苦难，经常施舍周济穷人。一天，尸毗王正在洞中打坐，一只美丽的小鸽子突然跌落在跟前。紧跟着又飞进一只饿鹰，伸着利爪向鸽子扑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尸毗王一把抢起鸽子暖在怀里。他既不忍鸽子被吃，又不忍饿鹰挨饿，左思右想，从自己臂上割下一块肉，喂了鹰和鸽。尸毗王施舍自己皮肤救鸽的事终于打动了神灵，不久，他便在这座山上成仙了。为了纪念他舍身救生的精神，人们把这座山城取名肤施，直到公元1369年（明洪武二年），才改为延安府。

让我们循着古人的足迹到清涼山一游吧。

清涼山又名太和山。五十年前，这里楼房森整，齐舍数楹，佛钟清远，烟云升腾。“清涼八景”不必眼看，光听听名儿就引人神往。什么“仙人桥”、“桃花洞”，什么“撒珠坡”、“月儿井”。历代多有骚人墨客游览此山，留下许多题咏石刻，表达了“徘徊不尽登临意”的豪情。因为年久失修，一些古迹残缺不全，可仍有“定瘵泉”、“诗湾”、“水照延安”等迎接游客。特别是宋代开凿的石佛洞等二十多处石窟，更是艺术的宝库，古代的劳动人民凭着一副锤钻一双手，造出了历史

的奇迹！你看那佛像，不管是大如真人的弥陀佛，还是小不盈尺的弟子，有的正襟危坐，道貌岸然；有的和蔼慈祥，神态自如。真是千佛千面，呼之欲出。在总面积上千平方米的石壁上，完整地展现了莲花世界，真实地叙述了佛从出生到涅槃的全部故事。这故事曲折优美，娓娓动听，你的心灵不能不受震动，不能不受感染。

党中央在延安时，清凉山成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祥地。解放日报、新华总社、新华广播电台都驻设在此山，为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政府不但保护着革命旧址，正拨款逐步恢复清凉名胜。

在延安的土地上行走，总给人一种遥接古代的感觉。许多遗址，石碑，甚至一个发人深思的地名，都让人仿佛回到几百、几千年前，去会见古代的思想家、科学家、诗人。

峥嵘赤云西，
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
归客千里至。

.....

一个头束蓝巾，脚穿芒鞋的古代诗人用他悲悯深沉的眼睛眺望大地，大声吟咏。

这是杜甫的声音。他不光是在羌村的草堂里挥笔疾书，还沿着山路，通过延安，奔向安塞。他在延安七里铺歇息的地方，后人建了杜公祠，就连杜甫路过的川道，也起名为杜甫川。

啊！那不是拥有大陆第一口油井的延长油田么？还是古老的磕头钻机，还是陈旧的炼油设备，原油产量却连年增产，成为新中国石油的母亲。你怎知道，近千年前，宋代的科学家沈括知延州时，就利用未被认识的石油，造出了第一锭墨。

山、水、崖、碑、亭、洞……每一处延安的土地，都能牵引起思古的悠情。苦难、愤恨、希冀，期待交织在绵绵的历史中，啊！这文物荟萃的边塞，这刻写文明的古城！

刻写在历史的丰碑上

漫步在延安街头，谁能不在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麓流连忘返？

最早的延安，是由五座相近的城组成。它“东带黄河，西控灵（武）（宁）夏”，素有“五路襟喉”之称。这是陕北高原的要冲，是边塞的雄灵。从1936年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到这里，延安成为了中外瞩目的地方，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向往的地方。

人们热爱延安，不仅仅因为这里是名人们涉足的地方。尽管轩辕皇帝曾在这里开创了中华民族的

文明，尽管秦皇、汉武、唐宗曾在这里编导了威武雄壮的历史名剧；尽管秦大将蒙恬、公子扶苏，汉名将李广，唐大将尉迟恭、郭子仪，宋大将狄青曾在这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人们向往延安，也不仅仅因为这里是古代的战场。隋代刘加伦义军就在这里揭竿而起；李自成、高迎祥也是在这里举起了义旗；女英雄花木兰在这里替父从军；杨家将曾镇守在这一带……。

延安虽然与许多古人古事连在一起，但真正使这座城市新生的，赋予这座城市以灿烂夺目的光环的，是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的山山岭岭上走走吧，哪里没有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枣园的窑洞里，毛主席还伴着油灯凝神写作；杨家岭的大礼堂里，周总理正慷慨激昂挥手演讲；王家坪的大道上，朱总司令沉思默想又制定出一份战略方案。就是在延安的山沟里，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延安的土地是神圣的。二十世纪的一代天骄，和群众吃着一样的小米饭，穿着一样的补丁衣，发出了一道道的指令。延安成了制造奇迹的地方。从窑洞里走出来的“土八路”，象是受到了神仙的点化，产生了无穷的神力，竟让数百万日军土崩瓦解，让近千万蒋军一败涂地。

这是一块养育英雄的土地。别看黄土贫瘠，别

看风光凉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刘志丹、谢子长……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哪一位没有吃过延安的小米，饮过延河的水？

让历史退回到1947年吧。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二十多万兵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扑向延安。当时，我军留在陕北兵力只有两万人。党中央果断作出了撤离延安的决定。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将军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千山万壑之间进行大游行。有时敌人在山这面，我军在山那面。有时敌人在山下，我军在山上。有一次，眼看就要碰面了，毛主席镇静自若，还是巧妙地避过了敌人。直拖得蒋军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我军猛然一击，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大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了解放战争的战局。陕北的黄土山不愧是块精美的磨刀石，我军的胆略和锋刃是在这块石头上磨出的。如果你来这里访问，每一个山村的老年人，都会给你讲叙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

延安也是一块伟大的土地。远古时期，这里就有古人类生存，繁衍。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列主义最早在这里开花结果。1936年12月24日，红军解放了延安，并设立延安市，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首府。陕甘宁边区不但是当时全国的模范，延安时期也是我党最辉煌的时期。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

下，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民主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发展军事、经济、教育、卫生、新闻、出版、文艺等事业，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雏形。就以粮食生产来说，1938年只有一百二十一万石，1944年就发展到二百万石。过去衣不裹体的陕甘宁边区人民，不但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光景，而且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今天，当你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观时，你会看到一系列的图表和实物，你会对孕育过革命的陕甘宁边区有更深的了解，你会毫不犹豫地高喊：“延安——你是新中国的摇篮，是一块金灿灿的历史丰碑！”

奇迹，却在今天

攀登宝塔山，令人撩起一种对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厚感情。宝塔山的石崖上，范仲淹亲笔题的“嘉岭山”三个大字，被刷成了红色，熠熠闪光。满山上下，松柏浓郁，花卉放香。山上，正修建宝塔公园。绕过曲径回廊，还有一个两层的方形阁。虽然未必与旧时的摘星楼相似，总给人悠远深沉的回忆。

宝塔山巅有唐代宝塔，九级六棱，庄严雄浑。塔高四十四米，挺拔秀伟，象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成为延安的象征。

在宝塔近旁，最近竖起了一块残碑。仔细一看，原是《重修嘉岭书院记》。虽然历经风雨剥

蚀，字迹依稀可辨。上面描绘了宝塔山的风光，歌颂了范仲淹的功绩。

目睹残碑，想象的羽翼可以把我们带到古代去。虽然隔着一道历史的门限，但我们仍能听到范仲淹的欢笑和叹息。

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当时的西夏兵不断侵袭，延州诸塞多失守，边民流徙，满目荒凉。正在这时，范仲淹受朝命兼知延州。他相信只有国富，才能民强。怀着一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赤心，重整军务，励精图治。没有多少日子，他筑成清涧城，修复了承平、永平等十二寨。为了振兴延安，他大兴营田，繁荣商贾。山城无学校，他修起第一所书院，边城无游览胜地，他带人凿出鸟语花香的柳湖。短短几个月，延安出现了鼎盛时期，百姓安居乐业。西夏王不但不敢再侵犯，反而差人前来求和，并称呼他为“龙国老子”。

千年古事俱往矣。古时的范仲淹虽然有不少胜绩，但是比起二十世纪的共产党人，却显得苍白无力了。

让我们登临塔顶，鸟瞰全城罢。

宽阔的柏油马路横贯南北，街树象绿色的卫士，守护在两边。大轿车、小卧车、大卡车往来穿梭。举目四望，过去赤裸的黄山现在披上了绿装。

再顺着延河走走吧，人们定会想起1977年那场

特大洪水。短短几个小时，平时只有几百个流量的延河猛地涌来了九千多流量的水。两座钢筋混凝土大桥被冲毁了，十几米高大的树被连根拔了，数百间房屋倒塌了，北关、南关的街道顷刻变成烂泥滩。

这时，是多么困难啊！延安人民在政府的支持下，发扬了延安精神，又一次恢复了“创伤”。以前没有楼房，现在呼地盖起了几十幢。简朴的延安人民，也尝到了“现代化”的味道。

延安的变化是神速的。也许你访问过新建的卷烟厂，也许你到过富有革命传统的毛纺厂、火柴厂、陶瓷厂，工人们都在挥汗如雨，奋勇争先。延安的工业总产值越来越高，积累越来越大，已经跨入了全省的前列。

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农村。只是三、四年的光景，延安的农业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天地。粮食增产，生活改善，不少大队已经名列前茅。

如果你能坐着飞机周游一下延安的土地，你会奇异的发现，几百里林带葱郁壮观，千百座水库熠熠闪光。川道，原区的土地，赛似棋盘；山岭沟壑的梯田，重黄迭翠。千百年前的人们，以为天上有什么神仙皇帝，曾顶礼膜拜，祈祷终生。其实，真正的奇迹却在今天的大地上。延安人民就用自己的双手，把本来丑陋难看的黄土高原变得象刺绣一般美丽了。

绿色梦幻曲

明明是条青龙，起名儿的不知为啥偏偏把它叫做黄龙。

横亘于陕北高原南缘的黄龙山，真是太静了。碎碎的花香，碎碎的阳光。山，模糊了刚劲的线条，在秋风中浮动。铺着腐败的厚厚落叶的山径，隐藏着窄窄的身影在绿色中潜行。

远远地，传来了“通通”的挖地声。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林业老工人。

赤着头，腰扎皮带，刀刻似的皱纹里，刻写着惊人的倔强与豪爽；粗糙的大手里，握的是人生的欢欣和汗水。他，正挥着雪亮的镢头，在树隙里补栽着油松苗。

“咦，在林区还要栽树？”

他诙谐地笑了：“哈哈，就怕砍完了。”

我望了一下茫茫林海，绿波伸向远方。在这么大的绿海里，只有他一个人，活象只蚂蚁。我的心紧缩了，在这林海之中，别说狼虫虎豹，光寂寞也够人受了。

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热情地说：“森林